

四  
行  
集  
仁  
錄

丁亥秋  
陳珪





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五

屈大均原著

葉恭綽校訂

大同宣府死事二巡撫傳

大同死事巡撫曰衛景瑗宣府死事巡撫曰朱之馮

衛景瑗字仲玉一字帶黃韓城人天啟五年進士初任河

南推官

河南鄆本  
作淮安

陞山西道監察御史崇禎某年

明史本  
傳作四

年劾大學士周延儒吏部郎中曾楚卿救工部郎中靖科

元等以憂去補河南道兵部尚書楊嗣昌加勦餉二百八

十萬練餉七百三十萬景瑗疏爭之弗聽給事中王績燦

吳執御吳彥方皆以建言被謫景瑗疏請召還亦弗省傳

朝佐李如燦

明史衛景瑗傳作傅朝佑李汝燦

數大學士溫體仁十罪上

怒下詔獄景瑗力為訟寃會召對復極言從國家起見

本

言下有二

願赦出以作敢言之氣上怒且不測景瑗侃侃

自如尋調行人司正再遷大理寺卿平反大獄二十餘十  
五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裁缺丁鑄火器戕豪宗戒貪  
將以才略聞十七年二月賊李自成東犯太原總督王繼  
謨望風逃遯景瑗勵眾布置戰守議遣重兵扼鴈門廣武  
之險總兵姜瓖觀望不前比太原陷寧武關被圍景瑗益  
促瓖以非信地不行景瑗曰寧武大同唇齒今救寧武所  
以救大同將軍不救寧武賊至大同則宣府亦當不救將  
軍無事時畫地而守事勢至此大同宣府相與為存亡何

論信地壤卒不行景瑗憤曰吾有標兵尚可以戰傾索得

九百餘金以犒將士鼓行而出會寧武陷三月朔賊至大

同景瑗亟請代府十三王分守壤射永慶王死遂奪南門

迎賊賊執代王夾死諸王多有自經及被夾死者棗強路

安昌化三王闔戶自焚副使朱家任郭案明史衛景瑗傳作分巡副使雲中節

義錄香祖筆記均作監司與妻子入井前總兵朱三樂督糧郎中徐有

聲皆死之生員李若葵葵明史衛景瑗傳作蔡聞賊將至母子兄弟

結環以待比賊入大書於門曰一門全節大小二十餘人

同縊明史衛景瑗傳作一家九人景瑗坐堂皇按劍待賊賊入擁執以

行自成好謂曰我米脂一民今日富貴至此天命可知公

降官爵仍舊景瑗瞑目曰吾仗朝廷節鉞不能滅賊反從

爾作賊耶顧見環罵曰賊奴賣我爾朝盟而夕背不義不

忠神將殛汝環掩面却退越三日明史本傳自成復好謂

曰吾念公忠不忍殺令驛騎送公西歸景瑗奮起以頭抵

觸階石血流被面賊扶掖以出至海會寺南向拜曰臣失

封疆死不盡罪願為厲鬼殺賊為書訣辭繼母及二子曰

訣辭辭本若有骸骨還鄉吾頭迎北面倒出南門也沐浴

### 正衣冠自縊

朱之馮字德止辭案明史本傳澄懷園語均作字別號勉

齋徐州人辭案明史本傳明季北略卷二十作藥山澄懷園天

啓五年進士主事戶部以忤魏忠賢左遷浙江布政司理

問歷行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參議河東副使

晉參政河東宗室朱金宇金明史朱之馮傳作全為群盜囊橐人不

敢問設計擒之上以為能命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崇禎

十六年十二月也明史本傳作十六年正月時李自成陷據陝西偽行

仁義愚民望風款潰賊未至咸望其來之馮亟馳至鎮部

署城守餉缺軍譁斬首亂七人糾司饗主事三人三原作之據鄭

本改鎮帥跋扈者一人一軍肅然十七年三月九日賊犯宣

府之馮以忠義激厲口口口口出衣一篋取緋袍笏繡屬官

吏曰以此殮我餘悉以犒三軍眾皆感泣監視太監杜勳

總兵唐通明史之馮傳作王承允明季北略卷二十作王通密表降賊之馮召通

計事將伏健卒殺之而賊薄城下矣之馮知人無固志密

疏請發重兵扼守居庸賊謀聞之流言曰撫院以人心離

散請兵來屠民惶惑皆願降賊會朝廷遣一將軍出關屯  
駐保定民謂兵來勦己益洶洶賊前哨至聲言監鎮皆降  
巡撫何獨不降之馮奮罵拒之鼓勵將士相持兩日夜勦  
通乘間開南門迎戰之馮望見命左右發礮咸叩頭曰願  
聽軍民納款之馮曰爾曹發一礮可殺賊奴數百賊退有  
功重賞賊字原缺據鄭本補卽不退令殺我無恨皆曰賊已大入擊  
之無益徒糜爛百姓耳之馮憤極自引火發礮而城上所  
設空礮陰去鉛子或堅塞礮口舉火不發之馮擲炬痛哭  
左右將擁以行之馮曰去此城樓一步非吾死所乃北面  
拜曰臣不意天下事至此自縊以死三月十一日也年四  
十有三賊留權將軍黃口以三千人鎮宣府望日遂至居

庸監視太監杜之秩迎降十六日昌平陷總兵李守鐸手  
刃數賊自刎未殊賊磔之遂犯京師初之馮代李鑑為巡  
撫賊至鑑尚留之馮死後鑑及削職總兵王應揮

鑑字原  
缺據鄭

本參將楊甲密謀舉義五月朔楊參將夜率敢死士即卧

榻擒權將軍又擒果毅將軍等三十餘人皆殲焉求之馮  
屍於城下死五十日矣面目如生乃棺殮以祭以姚時中  
配享軍民思之無少長日夜奔哭擇地為塋而以時中葬  
其旁時中宣府廩生賊至知監鎮有異謀泣曰忠臣惟朱  
公耳吾將往從其後城陷衣冠縊孔廟題壁曰殺賊無權  
偷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不計初之馮官青州入賀道梗  
留家濟南濟南被賊妻馮安人罵賊墜井死母李太安人

不食死之馮徒步扶櫬歸廬墓側蔬布終其身蓋初名之

裔

鄔本身下有馮二字

至是始名之馮云

屈大均曰宣大金湯之固雄鎮邊陲曩己巳之難人心崩  
恐國勢危於累卵矣而郭登羅亨信者嬰城死守也先□  
是城擁眾數十萬不能攻衛朱二公皆負經濟才寧武陷  
時賊之精銳略盡兇威亦少挫矣使爾時監鎮不降與二  
公戮力擁蔽京師與十萬宿飽之師以戰為守與賊相持  
久而京師有備勤王之師四集乃以一軍渡黃甫川從榆  
林直搗西安傾其巢穴自成師老於外欲歸無所其勢必  
致潰散天下事豈不尚可為哉而無如天之欲亡人家國  
必使叛閣逆帥得志專權以險掣社稷臣之肘獨力不支

必致身膏刀鋸而後已嗚呼豈亦有數乎哉予數往來大  
同宣府弔二公遺烈問姜瓖舉義舊事知瓖之悔禍以衛  
公一死衛公一死而秦晉數千里幾於恢復死之功亦大  
矣哉弘光初諡衛公忠毅朱公忠壯



新城死事傳

此傳據史  
研本補

新城死事王與胤

王與胤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曾祖重光貴州參議贈太僕寺少卿祖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父象晉浙江右布政使與胤崇禎元年進士選庶吉士出為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課再差陝西茶馬又差督應天學政臺例御史必三差最後督學為老差非清望素著者不得與至是亦惟翔翔拱默仰俟內擢而已與胤奉命未行廉得總兵官鄧玘諸罪狀特疏奏之玘蜀人與時相王某姻婭也政府持其議被謫江西按察使知事以歸十七年三月聞京師陷西望痛哭不食再拜訣其父入室沐浴與其妻

于氏子士和拒戶自經死遺命速葬先是與胤聞變卽握  
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者二皆被救不死會偽縣令賈三俊  
者至與胤求死益力偕妻于氏共縊於室又繫絕不死家  
人遂共守之與胤俟守者稍懈乃縊死及葬會哭者數千  
人時四月二十六日也與胤先自撰壙志述其生平出處  
及死國狀年五十有四于氏封孺人士和字允協縣學生  
始與胤求死時家人或以微言諷士和俾乘間譬解士和  
不為動且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為遂作絕命詞  
一章其畧云痛予生之不辰天滅我玄之王嗟世道之溷  
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  
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死時年二十八與胤死

時亦自題絕句云

屈大均曰陳允衡有云公之死蓋殉三月十九日之難也  
顧以死於家未及與李忠文倪文正二十三人同邀贈卹  
在公盡其致身之常節無間知與不知九原無愧矣公生  
平以御史建言忤執政罷歸而聞難之日不以在野緩須  
臾之死告於親不違其志率其夫人同日授命無少繫累  
是其孝慈與刑于之化積之數十年以成此忠義於一日  
豈不與李文忠止水之意千載同符哉



北都殉難諸臣傳

此傳據鄔本補但吳麟徵以下缺徐本亦然

北都殉難諸臣曰范景文曰倪元璐

璐原作路據明史本傳及明季北略

卷二十  
一上改曰李邦華曰施邦曜

曜原作耀據明史本傳及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改

曰王家彥曰孟兆祥曰凌義渠曰吳麟徵曰周鳳翔曰

馬世奇曰劉理順曰汪偉曰申佳胤

鄔案佳胤雲棲雜記作嘉

曰吳

甘來曰陳良謨曰陳純德曰許直曰成德曰金鉉曰王

章曰馮恒登曰王鍾彥曰范方曰宋天顯曰謝于宣曰

于騰蛟曰李逢申曰劉有瀾曰毛維章曰施溥曰李國

楨曰張慶臻曰劉文炳曰鞏永固曰劉岱曰姚成曰李

若璉曰高文采曰魏採曰湯文瓊曰曹文曜曰李小槐

范景文字夢章一字質公又字思仁吳橋人萬曆四十一

年進士天啟間為吏部郎以不附逆璫移疾去烈皇登極

起用崇禎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會敵犯京師屯營

廣渠門外散遣白鷄子軍抄掠良鄉房山霸州固安等縣

謀攻涿州涿原作承據徐本及明史本傳改上命兵部往援未有赴者景

文方是時與總督河道侍郎李若星巡撫山東都御史王

從義巡按山西都御史耿如杞巡撫保定都御史解經傳

等次第入衛俱至涿時涿人守禦甚堅城上列置西洋礮

敵營距涿二十里懼不敢薄三年正月上命景文佐兵部

尚書鎮通州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作昌平十一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南

京額兵八萬人景文訓練之數遣往援池廬滌三州皆大

挫賊賊至江浦不能渡景文之力也景文嘗謂戰所以為

守守江所以守陵守京守江北所以守江南而以池和衛

關山

和原作河  
據徐本改

以關山衛滌浦宿重兵於廬而出游兵於

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為要此守

江北之大局也當是時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知趨

浦寇往來倏忽無所不窺景文決機呼吸無所不應無不

先發以制之寇雖狡焉

寇原作敵  
據徐本改

無能出其彀中也會楊

嗣昌奪情視事中允黃道周廷諱下吏部御史成勇疏救

並逮勇景文會諸公卿申救謂道周國家有數之人即今

大用之猶憾其晚豈宜一旦罪廢上怒謹歸十五年八月

起為刑部尚書十七年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

明史

本傳作十七年二月命以本  
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三月十五日賊薄京師景文

痛哭絕食十七日入奏已億甚出聲不相續城陷向闕哭

自經家僮趙蘭芳解之賦詩自恨有誰言信國非男子延

息移時何所為之句遂投雙塔寺井中死或曰景文死於

龍泉菴井中卷原作菴據徐本及光緒順天府志弘光初

賜諡文貞敕建精忠祠於南京祀景文及同時殉難諸臣

而以景文為首景文弼亮四朝正直不阿為一時正人君

子所宗著有參機奏疏若干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錄

倪元璐字玉汝明季北略卷二號鴻寶上虞人曾祖鎰徐

無曾南城知縣父凍凍明季北略卷二十瓊州知府元璐

以天啟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陞編修六年典江西試發策

詆魏忠賢時論危之威宗卽位忠賢誅元璐疏言凡攻崔

魏者必引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又請焚三朝要典疏曰臣觀移宮槌擊紅丸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書原作疏據明史本傳改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而其書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槌擊者力護東宮爭槌擊者計安神祖祖徐本作廟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大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璫徐本作黨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

火不害燠箠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  
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  
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  
歸孝子先皇猶夫誦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  
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二奸乃始  
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眾徐  
中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觀之三  
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魏氏談助三案自  
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夫翻  
印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燬原作毀據  
本傳改夫以閣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  
下同

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曰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通鑑之書亦不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亦纂修三案者之累也逆璫之遺跡一日不灑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疏上上從之命卽焚燬元璐為人守正不阿履行清潔登籍以來身雖無喉舌之司屢建謹論有所指陳皆凜然社稷大計憂深慮遠上

每得元璠疏必粘之屏間出入省覽焉直經筵日講所撰

制誥雍容爾雅上合典謨翰林文體一正歷陞至右春坊

掌印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離敵交明史本繕旁邑旁明史本

傳作京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真輦穀嚴教育又制

虛八策曰正根本正根明史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

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明史本傳疏入上令確奏伐

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才字原缺留秦晉餉開館教讀

開字原缺據徐本補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既而

元璠再陳間敵之術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

八年二月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

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

科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  
征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  
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  
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  
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  
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八年遷祭酒初吳江人呂純  
如以附璫列逆案大學士溫體仁嘗陰主之吏部侍郎張  
捷遂更薦純如可用元璐又力爭體仁怒欲逐之而東班  
無肯言者乃授意於誠意伯劉孔昭奏劾元璐罷歸十五  
年八月起為兵部右侍郎以母老辭有詔敦促促原作趨  
據徐本改  
適敵大至破河間臨清狗兗濟諸城俱下元璐率數十騎

衝險出濟至京上即日召見問所以減禦之策元璐乃條

列情形甚備

列字原缺  
據徐本補

上嘉納屬意且入相而并研謀首

揆內忌元璐乃詐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

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颺耳

颺原作颺  
據明史本傳改

使元璐為大司農

元颺為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即日命元

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元颺分部共治元璐以浙

人例不為戶部固辭不許因召至左中門奏曰必使臣臣

當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

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一正做以仁義為

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有厲民者必為民請命上是之元

璐退就元颺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差簿正定而

詭託者無蠹部差定而賄競之路絕又請以餉部兼職方  
得以察諸鎮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時至曉夜持  
籌漏三十下繞牀不休因酌道里以給兵食馳書督撫使  
自生節以佐司農不逮日數百函織悉備至故終元璐在  
部士無譁者而當宁營營宁原作事據徐本改苦不富強於是礦役  
楮帛之說日進役原作破據明史食貨志改元璐數爭之不得會廷臣  
有言詞臣不任錢穀請撤元璐還講筵者上從之乃詔以  
原官專供講職十七年二月經筵講絮矩章經筵二字原缺據徐本補  
因敷陳生財大道先是時賊陷河南北將向陝西而秦藩  
擁資千萬富甲天下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用武  
之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若不知

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饗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

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酬

酬原作報據徐本改

書上不報三月賊勢

猖獗元路又勸上出東宮

勸徐本作請

循宋康王故事不聽請

以六十金募一士

徐本作請以六千金募軍

得五百敢死可以破圍召

勤王師亦不聽十九日聞賊踰城冠帶北謝天子南謝母

題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

死年五十三弘光初贈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予祭葬祀

於京師旌忠祠元璐文名滿天下才學奧博所著有十三

種及兒易一書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國賦紀略一卷倪文貞集十七卷

續編三卷奏疏

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

李邦華字懋明

鄒案明史本傳作字孟閣吉水人錢牧齋文鈔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神道碑云

字孟閣懋明 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鄒業二字原缺據明史其別號也 本傳及明季北略卷二

十一上補萬曆三 由知縣徵御史歷官巡撫戎政侍郎南

京兵部尚書 徐本無南 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凡三掌戎

政兩總憲先是邦華為戎政尚書協理京師三大營汰老

弱清冒濫舉中官廝養 養徐本 侯家騎從一切釐革之中

外洵懼蜚語流聞上心知邦華公忠曲意保全但罷之以

本部侍郎閔夢得代崇禎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員缺上

即家起邦華參贊機務蓋知邦華特深置邦華於南以南

重亦以邦華重南也十七年邦華為左都御史與呂大器

特薦李明睿公忠練達召起民間授左中允明睿初意欲

請車駕西遷西安一以親征控賊之鋒一以就甘肅寧夏

之士馬一以就關中之王氣比聞賊入潼關又念惟亟南  
遷可以圖存至是召對德政殿復請南遷三月十七日召  
對上手邦華密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上顧  
問何事陳演以明睿疏對先是邦華與明睿私議南遷上  
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曰太子少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不如上之親行也明睿繼以疏謂今日所急無如親征  
上深許之下部速議給事中光時亨以為邪說不殺明睿  
不足以安人心議復寢邦華於是密奏以為社稷至重皇  
上自然居守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  
今屹然舊京我皇祖奮興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  
子若往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義師枕戈豪傑又相

與引領者乎財賦所在不煩遠輸元氣猶存未嘗凋喪有皇太子在彼則皇上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關字疑誤

賊即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

王時勳戚劉文炳鞏永固于德政殿召對亦以為然庶吉

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羣臣密奏後皆昌言賊逼

閣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

之議飛章上奏稱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疏

入即避走河間庶吉士李長祥泣語同官合奏語原作之據徐本改

請擇心膂大臣擇原作釋據徐本改輔皇太子出鎮天津提調東南

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肯親行皆與邦華之奏同

也會明睿倡南遷議時事斥止之舉朝因大譁無定見上

亦卒無言當是時羣臣上皇太子二王議上皆不行惟明

睿南遷議上上意頗動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上不敢

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京師不能守上必罪主之者

罪徐本遂至無人決策十八日外城已陷邦華趨內閣元

輔魏藻德退食候久不出出則曰患賊耶何過慮也邦華

流涕藻德閔然無言十九日城陷邦華望闕再拜題閣門

云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走文丞相祠

走徐本詠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縊而

死弘光初賜諡忠文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餘姚人姚明季北略卷二十一萬

曆四十七年進士七明史本初為工部主事督琉璃黑窰

傳作一

二殿馬瑞趣作獸吻欲依嘉靖時舊式邦曜苦無所得夢

神告以南方數百步沙土中備有之晨起發地果然於是

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部原作郡

邦曜恥為之屈乃請降俸知漳州府閩郡情弊盡悉能周

知其里貫姓名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著某人捕之立

至無有豎者海寇李魁奇作亂請就撫邦曜持不可與巡

撫周璉明史施邦曜傳作鄒維璉協謀定之及劉香披猖邦曜執香母

錄其徒眾處之卒授首築郡城城字原缺關城鎮城三處

皆不費庫錢民樂趨應時而具歷陞福建僉事至福建左

布政使使原作司崇禎十二年入為光祿卿振竄剔蠹革

中官占冒者數萬計陞大理寺卿坐黃道周株連罷去再

召轉南通政陞辭疏四大事深切時政當上意已出都三

日遣中使召還徐本無中字上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經

理要務賜酒勞之推刑部侍郎及戶部侍郎不下明年春

徐本無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上疏極言巡按御史狗

情之弊謂安民之法在錄循良保民之法保原作飽在除

貪吏在原作疲據徐本改上嘉納賊至邦曜數責兵部尚書張縉彥

勵兵固守飛檄召援動色叱罵之三月十九日聞上崩拊

膺慟哭題其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徐

本作遂縊僕遽解之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更自縊而死

更徐本弘光初贈戶部尚書明史本傳作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

王家彥字尊五駢案明史本傳作字開莆田人天啟二年

美泣鼎傳真錄作遵石

進士由知縣徵拜給事中上疏請少寬文網

徐本無上字

俾州

縣得舒四體一意撫綏毋徒以催科為卓異以束濕為循

良疏出天下歡悅想望天子仁愛卒不能行其後歷官至

兵部右侍郎

兵明史本傳作戶

協理京營戎政賊至守德勝門

明史

本傳及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均作安定門

太監曹化淳開門納賊家彥投城

下折臂及足家人掖入空室自縊死或曰家彥聞上南幸

以不得從駕觸死輦前為恨賊持刀叱降家彥奮罵死城

樓或曰寇偏時家彥坐安定門歎曰吾總督圍營城破義

應死而不可以汙賊乃自縊於城樓未幾礮發城樓覆壓

後出其屍於瓦礫中

中字原缺據徐本補

其甥楊員而殮之弘光初

賜諡忠端

孟兆祥字允吉一字肖形澤州人鄒案明史本傳作交河

籍澤州人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作澤州人家於交河天啟二年進士官至刑部左

侍郎初授大理寺評事轉吏部郎親古質威重伉直自負

分校會試隨典選門人有以他地請者兆祥曰方服官即

有趨避後來何所不至門人恐懼退自是門人每見皆畏

縮莫敢前進一言矣進字原缺據徐本補歷光祿太僕通政三卿崇

禎十七年陞刑部右侍郎賊福門人司勳郎熊文舉見曰

京師恐不保奈何兆祥曰各人自主及警守正陽門城陷

死妻何氏何明史本傳作呂自經子章明字伯昭鄒案明史本傳作字綱宜明季

竇錄作綱宜崇禎十六年進士觀政未授職當兆祥死正陽門

章明嚙齒罵賊痛哭號皇帝魏徐本作豫疑均誤及得兆祥屍以兆

祥夙所製漆棺殮畢卽與妻王氏同鎔死弘光初兆祥諡忠貞章明諡節愍

凌義渠字駿甫號曰茗柯

徐本無曰字

烏程人天啟五年進士

由行人拜給事中歷官至大理寺卿賊勢日盛

盛原作甚據徐本改

滅賊之旨屢更義渠上疏痛言之有云以爭在呼吸之軍

機旣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費周折卽費時日比至

行間前勢已變先着已不在手矣可惜也又云信賞必罰

軍政也今官爵鼓之顯戮懼之皆無虛日其上如誕其下

不信臣恐溫文自此不靈嚴威自此不震也皆切中時病

三月十九日黎明義渠猶入朝將奏事賊至西長安門已

無門者聞上崩觸柱血流盡焚所著書易緋正笏北拜又

南向拜遺書與其父訣謂記室趙振之書吾柩云死節孤

臣凌義渠之柩乃自縊死弘光初賜諡忠清鄒崇清原作靖據明史本

傳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及明季實錄改

吳麟徵字口口明史本傳作字聖生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作來玉又徐本作某別號磊

齋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由江西某府推官明史本傳及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均作

建昌府推官拜吏科給事中科臣熊開元面劾首輔周

延儒上怒杖開元都御史劉宗周救開元上又怒麟徵又

救宗周奏最抗直聽者危麟徵不顧也上亦竟已不

加罪尋擢太常寺少卿徐本無少字已在二月初七日徐本無

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

關門議寧遠總兵吳三桂實上將故永吉議之遼撫黎玉

田有議亦然蓋寧遠鎮前後屯皆已喪失失原作矣孤城  
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徒守甚難舊督趙光祚在職時出  
以下原缺又職時  
出三字疑有誤



保定死事二臣傳

保定死事二臣曰金毓峒曰邵宗玄

金毓峒字鶴冲保定完縣人

明史本傳作字稱鶴保定衛人

禮部郎中銓

之子

明史本傳作戶部員外郎

崇禎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面陳漕務

稱旨特授湖廣道監察御史請寬故徭誅戩將解黨錮清

銓衡旬日間疏四上而四報可出按茶馬駐節洮河西寧

間闖賊李自成憚之不敢犯境十七年三月召對便殿賜

袍賜宴奉命監宣大諸軍

明史本傳作監李建泰軍

甫出都宣大已陷

賊分兵繇固關入破真定諸縣隨奉命督率禁旅往扼畿

南要害時賊已壓保定毓峒微服馳歸見前光祿少卿張

羅彥進士張羅俊於私第曰捍保定即所以捍京師

即字原缺

據徐本補願與公等戮力即日割臂為盟散金募士得鄉勇二

千餘人與署府印邵宗玄分門而守從子武舉振孫挾矢登陴射殺數賊將賊怒圍益急謀知守者為毓峒相顧失色曰此向年茶馬金御史耶欲引去十九日京師已陷偽將劉芳亮且至賊復留陴士畏懼毓峒痛哭曰若等正當為君父報讐敢有異志劍斬之懸銀牌數十令擊賊者自取是日城大開士皆奮勇出戰斬賊數百級銀牌盡出爵危擊帶諸物佐之二十四日黎明賊以火箭射南樓樓焚賊緣以上時督師閣部李建泰在城中託病不起起徐本作赴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入城城遂陷振孫橫槊當城樓大呼曰我金振孫也賊至支解之毓峒提劍擊一綠衣

賊被挾以行至三皇廟投井死妻王氏自經姪金鑿妻陳氏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婢桂香香原作春據徐本及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下改皆投井死

邵宗玄字玄洵明史本傳作字景康徐州人為保定同知署府事賊

圍保定與金毓峒及總監方正化等糾集鄉兵守禦會督

師閣部李建泰率兵百餘抵保定關部二字原缺據鄔本補將謀入城

守者不納建泰毓峒與城上人盟毓峒二字疑衍始得入先是建

泰遇賊陰有異志而宗玄等不知自成分兵兩路犯京師

一從太原一從保定至是京師陷遣偽將劉芳亮射書城

上誘降建泰得之以示眾方傳觀宗玄後至勃然曰吾輩

受國家厚恩徐本無家字當以死報是時知府何復原注云字見元萊州

人甫至任未受印印猶在宗玄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

印書為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玄流涕

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玄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宗

玄倡之也之原作劫據徐本改此時即知府爭印且不與況閣部將

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此二字原缺據徐本補宗

玄一江北老貢也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肯

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昔日官司成講書御前碩言謹論

人人動色不半歲位至宰相今奉命督師載帑金數十輛

不肯發以致士卒潰逃聞賊圍京師又不急君父大難乃

為賊作說客縱不自愛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

以裴晉公相期待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耶建泰瞠目無

以對麾下欲兵之宗玄擲印曰任君所為因拔佩刀自刎  
或抱持之毓峒羅彥取印授宗玄相率引去去原作出  
據徐本改建

秦嘆曰嗟乎我為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夜縋

出城私與賊約明日城陷宗玄自投城下賊執之欲奪其

印罵不肯予遂死之正化與何復皆死羅彥自經羅俊罵

賊死武進士張羅輔巷戰死張氏婦女幼子一門死者二

十餘人都指揮劉忠嗣明史本傳作  
後衛指揮舉人張爾翬明季北  
略卷二

十作高經經明季北略  
卷二十作涇前河間知府張文耀張烈皇小識  
卷八作方

死之建泰竟降

屈大均曰嗟夫自賊陷潼關秦晉燕趙數千里所至降附

唯恐不及其能戰者獨榆林寧武而已矣其能守者獨太

原保定而已矣顧保定後京師六日而亡以死殉城者不  
可勝計

城徐本  
作賊

蓋非為保定而死也雖其地扼塞要害夙

推雄壯亦繇金邵二公有以作其忠義歟

山陰死節傳

山陰死節曰宋偉

宋偉號鎮川大同山陰人曾祖寶祖朝並以武功著父國賓官平虜衛參將偉繇山陰守禦所千戶歷陞平虜路千總朔州分守道中軍大同右衛守備宣府葛峪堡參將甘州副將至榆林總兵凡為大小邊將二十年戰功甚多加太子少保榮祿大夫賜蟒袍玉帶廢子嘉胤錦衣衛指揮僉事調守天津以病告歸崇禎三年五月移鎮山海衛恢復涼州又以病告歸十七年三月賊李自成犯山陰偉力疾率家健守城城陷被執自成官以偽爵不從飲藥而死年六十有三妻邊氏封一品夫人賜蟒玉賊入其家索金

夫人怒罵被執見自成割兩乳烙以熨斗徧體焦爛垂死  
罵不絕口自成亦笑釋之嘉胤妻朱氏樂昌王府鎮國將  
軍伯川之女也賊艷其姿將污之指堂隅曰此地有金賊  
爭掘地取金朱脫入窖中

入字原缺  
據鄒本補

以土自覆縊而死年

二十六

雞澤死事傳

雞澤死事曰殷淵

殷淵字仲泓

泓明史本傳作弘

雞澤人生員父太白舉人官關西

兵巡道副使

明史本傳作父大白官監軍副使

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

惡其抗直誣以違令致流賊突圍當坐法淵破產營救不得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乞以身代跪大明門外五日哭泣不絕口書奏天子以為封疆事大朝廷之法不能為孝子私也太白卒誅死淵痛父冤遂罷舉業不治棄家隱廣陽山中日與武健子弟講習戰鬪從之者有數百家鋒矢騎士充溢館廡廣陽山屹然雄鎮癸未春關潰敵騎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且莫能當連下淵乃編次

什伍肅號令合賓客廝役數百家成一異軍敵騎至銳攻十五日不能下倦去淵乃出擊時元輔周延儒督師徇賂縱鳴鏑竟罷淵嘆息歛甲山中京師陷郡縣已皆偽官而廣陽山中旣嚴固淵名又著偽防禦使翟鳳翥招之不下偽權將軍以萬騎攻之不下四月乙亥聞賊空隊出關淵遂大舉飛檄諸郡縣於是廣平申涵光曲周王顯祚各以兵會淵山中雞澤城南有寨為縣要地廣陽山出兵必營其處亦皆起兵來會淵殺牛享士大誓師出營城南寨暮入雞澤雞澤縉紳士庶皆募兵治器附隸淵淵遂分兵出諸路擒斬偽官悉除逆闖政令黃祐時亦起兵祐營順德赤石岡偽官乘夜竄去順德府復諸路望風皆擒斬偽官

與祐應順德九縣偽官皆被擒斬縣皆復祐入府城率縉紳士庶為先皇帝發喪行哭奠禮毀偽龍牌偽敕榜自成  
大逆無道罪狀立白號招置兵守陴而自率兵會淵守雞澤淵之在雞澤也賊偽縣令秦植偽掌旅曹龍泉已先期  
入廣平謀陷廣平而淵名最著賊以為去淵則諸路兵自解諸郡縣皆可復也賊有郭將軍者統騎兵三千自都門  
來諸郡縣以為平亂秦植曹龍泉即引臨雞澤營城東播言屠雞澤城中恐復議降賊淵曰我在廣陽偽權將軍統  
萬鐵騎來銳攻我我戰禦之不得下賊今不過三千騎反恐乎且起兵圖殺賊耳賊來乃可殺之今來矣不圖殺賊  
反欲降於起兵之初意謂何乃下令言降者斬會黃祐出

城調諸路兵祐出抵暮城中之議降者已開門進賊矣淵  
方議事學中聞變疾調兵不得及卽兵亦皆蒼黃潰亂或  
有鬪格者勢亦崩壞或勸淵且去淵曰吾先人不幸罹法  
先皇帝又殉社稷君父大恨在我何忍言徒欲殺賊復尺  
寸疆土報地下今無望矣尚何狼狽全旦夕耶遂正衣冠  
拜先師孔子而與左右訣曰闖賊必敗無能成事我國家  
方二百八十年十六世天命豈遂在賊尚可為也勉之矣  
左右流涕麾之去無徒俱死無上疑賊至執淵大哭叱曰  
我殷淵也卽殺何執為遂遇害淵死雞澤復陷諸路之恢  
復者皆復陷黃祐恢復順德一府九縣以淵死亦皆復陷

申涵光集殷淵墓

誌作五月死難

郫縣死事傳

郫縣死事曰趙嘉煒

趙嘉煒字景思浙江山陰人父柱成都府經歷崇禎十六年嘉煒以監生謁選得郫縣主簿郫去成都二十五里舊為杜鵑城號簡縣嘉煒喜曰吾父有政迹存焉至任無事惟司河務守堰成都沃野千里資兩江大堰之水以灌堰不在郫而在灌灌去郫二十餘里堰下故有巨犂犂以鐵以便版築而砥水堰堰者蜀人之司命而主簿又堰之司命也十七年五月賊張獻忠犯蜀嘉煒守堰不去有告以天社間可避者笑謝之卒遇賊賊脅之降噉以官爵皆弗聽賊笑曰是將為誰氏臣也者

也者原作者也據郫本改

眇爾官沓沓

若井中鹽耳嘉焯自念不死必為賊辱走安家三渡口投  
水而死蓋至任未三月也年四十有七其後二十二年亂  
定子慶騏始步擔入蜀擬及見生父以歸至郫請於縣懸  
為榜於衢門無有告者慶騏乃背書黃紙手一鐺

手一鐺三字原

缺據郫本補

贏滕履踏行泣於道拜而號曰天平人乎有告我

趙主簿之存亡乎其哀我乎從成都走保寧龍安諸府又  
走印雅嘉定諸州求之三年至威州遇老人向應秦者故  
都江堰夫也始以趙主簿畢命之事告於是慶騏哭踊頓  
首以謝老人遂於安家三渡口招魂以葬葬畢懷墓土而  
歸

屈大均曰趙主簿在郫無事然司堰亦朝廷之事也身不

在郛而在灌灌亦其土也不去而死故吾以為死事焉有  
吉水向祚者字紹鎮以例貢任鳳縣主簿城陷罵賊以死  
詔贈漢中經歷有邢甫者以太學生為大庾主簿賊至嬰  
城而死有陶夢龍者崇禎十一年秋為揭陽典史土賊數  
百人劫掠竹橋夢龍追之戰而死有雷進暹者泌陽典史  
崇禎十四年率鄉兵拒賊亦戰死是皆賊之所謂眇爾官  
沓沓若井中鹽者也嗟乎官無卑能死則莫尊焉人無賤  
能死則莫貴焉死之為重也蓋若是夫

卷之三

...

...

...

...

...

...

...

...

...

...

...

重慶死事傳

重慶死事曰陳士奇曰王錫

陳士奇字平人漳州鎮海人天啟五年進士為部郎以忤  
魏忠賢謫口口口崇禎四年擢僉事備兵川東遷貴州提  
學十一年改四川提學陞巡撫十七年正月賊張獻忠率  
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六月二日陷涪州遂奪佛圖關進圍  
重慶時士奇在重慶悉力拒守十二日城陷被執賊釋其  
縛將用之士奇大怒批賊頰被段軀以死

鄒本作被賊  
裂四軀以死

王錫字子美一字古田新建人先世祖高遜國時以庇方  
孝孺致命崇祀新建大節祠後因家焉錫崇禎十三年廷  
對稱旨特賜進士知巴縣十六年夏土賊彭長庚焚掠長

壽鄰水間執殺知縣

鄒崇知縣明外史  
王錫傳作典史

錫聞報率鄉勇疾

往殲馘渠魁數人賊遯已而搖黃賊巨萬薄重慶錫開門

鏖戰追斬賊首黑虎馬超等生擒代天王等數十人駢斬

於市率師直擣其巢賊黨盡散十七年正月賊張獻忠攻

夔門陷之四川巡撫陳士奇退守重慶巡按御史劉之勃

退守成都二月萬縣陷遂及墊江錫督兵攻賊於墊江復

其城六月二日涪州陷賊謀犯重慶士奇分兵銅鑼峽以

扼之獻忠遣舟師入峽而已從山路疾馳襲陷江津掠舟

順流而下不三日奪佛圖關峽乃反出其下錫以巨礮夾

擊賊舟多覆沒者然賊益進

然賊二字原  
缺據鄒本補

我兵驚潰不能

支賊遂內薄成都錫乃還重慶守禦賊遣騎繞城說降不

應賊穴城舉火錫命沃以沸油賊多糜爛死賊知力守者

王知縣也颺言曰有能繫王知縣降者城免屠戮時錫絕

粒五日矣或以全城為諷不應十二日督兵血戰會城隔

火藥燃噴城遂摧錫被執時同難者巡撫陳士奇及關南

副使陳纁鄒崇纁明紀作纁  
蜀難敘畧作勳重慶知府王行儉錫顧之呼

曰勉旃一死毋挫抑於賊以辱我太祖高皇帝於是皆不

屈死之天方暑溽天字原缺  
據鄒本補賊各授茗一杯錫擲之罵不

絕聲賊枚其口置樹間叢矢射之鬻烙三日夕始絕火骨

置溝中時年四十有六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十年進

士以部郎出知重慶亦死時瑞王自漢中至被執天無雲

而震者三遇害無血漬有氣一道直冲雲端雲端二字原  
缺據鄒本補

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皆以為異

屈大均曰李長祥曰初督師嗣昌以賊敗入窮山在房竹之間當楚蜀之界以為賊設伺鄖陽走襄陽左帥良玉當之伺夷陵走荊州自當之伺四川走口口則蜀撫當之而竹溪房縣聯界大寧大昌兩縣兩縣夔屬有隘三十二處嗣昌以隘多難守欲蜀撫邵捷春棄此兩縣退守夔關以在楚之大兵從竹溪房縣逼賊於大寧大昌勢同圓盤點滴不漏所謂圓盤議也是時闖賊在夔之太平縣其勢猶小惟獻賊最大獻賊若滅以全勝之力制闖賊可無餘孽獻賊又困極將無所逃矣捷春不從守三十二隘甚堅隘將有覃岱

岱岳木作岳明史邵捷春傳同此

楊茂選者素不相能思岱陰

中茂選於捷春以茂選通賊將為不利捷春懼立呼茂選  
斬之而以茂選之兵隸思岱部茂選兵怨恨謂殺我之主  
主我不可相率委去賊遂從此一隘入諸隘驚擾俱潰敗  
賊直斬夔關抵城下捷春卧猶未起也自此賊遂深入朝  
廷之全力付之嗣昌者一時耗盡捷春就逮廖大亨繼之  
復無能為有馬乾者實軍旅才西川節鉞無有過此人者  
其時備兵川東蜀人之在朝廷上者一口欲之當會推時  
已有定議政府某意在以某人繼捷春後某人郭本  
作其人立功  
補捷春辱曰西川節鉞可以一榜為之乎蜀人氣沮而陳  
公士奇用矣長祥每嘆我國家之事如斯矣固本於人才  
之凋喪人才之凋喪如斯矣固本於用人才者之凋喪之

也士奇本道學君子使居侍從之列從容諷議必有以裨  
益左右乃以將帥之事任違其才而使之口口口口大均  
曰嗟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用之不得其宜使之不隨其  
器且以疆場為陷阱焉以督撫為孤注焉以快其門戶之  
私而不恤乎國事之大債噫嘻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  
至其為效如此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成都死事傳

成都死事曰劉士斗

劉士斗字瞻甫一字映薇南海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太倉

州六年充南直分考官得許直為解直後以吏部員外郎

殉烈皇帝難人以士斗為知人七年攝縣崑山以漕糧事

求所以便崑山民者為囂軍所擊斃一皂衣事聞謫江西

按察司知事當事重其才檄署撫州府推官分考江西以

憂去十二年起補成都推官十五年分考四川凡歷三省

所拔多名宿士群稱得人會成都知府缺奉委署篆尋陞

戶部主事撫按堅留之又陞河南參政

政歸本作議又明史本傳云御史劉

之勅薦為建昌兵備僉事士民遮道哭留士斗亦以時危勢急不忍去

蜀人感焉十七年十月賊張獻忠犯成都城陷士斗闔署  
自焚妾張氏與幼子晉女僕婢凡二十二人悉焚死明史本傳  
作城陷被執蜀人方在屠戮中不顧其家猶爭趨署救火  
闔門被殺

其得民如此先是六月十二日重慶陷七月四川巡撫龍

文光總兵劉嘉胤明史龍文光傳作佳引明紀作佳胤率兵三千至成都為

守禦計蜀王將避雲南巡按劉之勃以為不可內江王爭

之蜀王乃止賊騎從資陽水軍從新津兩路薄城嘉胤與

戰大敗賊四面縱火急攻十月十五日成都陷蜀王率宮

眷投井死文光之勃嘉胤成都知縣吳繼善華陽知縣沈

雲祚皆死之文光字口口馬平人天啟二年進士被執奮

罵不屈賊殺之於濯錦橋闔署皆死之勃字安侯崇禎七

年進士被執賊重其才又以其為岐山人多方誘降之勃  
大罵獻忠乃手刃之血如白膏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崇禎  
十年進士甫至成都卽啟蜀王請發帑金備賊王不應賊  
陷被執罵不屈賊鬻殺之一門四十餘人子孫慈族人漢  
並死家人有五郎者旣免奮曰吾不可獨生亦罵賊死雲  
祚字予凌亦太倉人庚辰進士被執罵賊不屈死獻忠將  
屠成都其愛將偽平東王孫可望哭諫請劍自殺乃止十  
六日獻忠卽偽位國號曰西改元義武以成都為西京設  
六部尚書首議開科取士蜀中士大夫有不至者抵以法  
有尹伸者字惺鹿富順人

明史本傳作字  
子求宜賓人

萬曆戊戌進士

歷官提學僉事練鄉兵禦賊事敗被俘不屈死有楊世賞

者字菊存富順人萬曆壬子舉人官至副使率鄉勇潛劫賊營中伏以死有楊述程者號華嶽敘州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傾資募義兵被執罵賊死有楊齡昌者字紹鶴內江人繇官生任工部員外被執不屈死

沭陽死事傳

沭陽死事曰劉士璟

劉士璟字崑白西蜀人知沭陽縣逆閩南濱城陷死之

鄒崇

沭陽縣志作崇禎  
癸未死於城守



武城死事傳

武城原作城武據明史本傳及明紀攷

武城死事曰任萬民

任萬民陽曲諸生崇禎間陝西寇起萬民以保障為任著  
救時八議守城十說十說明史本傳作十二策時賊謀四布有司倚萬  
民稽詰太原賴以安撫按交章薦辟授武城知縣三年城  
陷死之



嶧陽死事傳

嶧陽死事曰王玉汝

王玉汝字爾成華州人天啟中舉人

鄔案陝西通志作天啟元年

知嶧

陽嚴法布恩民大懷畏寇陷城死之巡撫以聞謂其生負  
敏才自命百世雖未竟其施而名烈已著為一時死事之  
傑云



南皮死事傳

南皮死事曰陳虞裔

陳虞裔字某某乾州人

鄆案乾南皮縣志作耀

崇禎三年舉人知南

皮縣賊至堅守數月力盡被執死之

張華在江表時吳王孫皓欲誅之

華曰臣聞古語有云吳人無道臣聞吳人無道

臣聞吳人無道臣聞吳人無道

臣聞吳人無道

汾陽死事傳

汾陽死事曰劉必達

劉必達字某某

新本云  
山陽人

崇禎十一年廷試特用授汾陽知

縣賊至不降投井中賊引出之繫至太原必達陰通書信  
於京師賊怒殺之

不

不

不

不

不

南寧縣死事傳

南寧縣死事曰陳六奇

陳六奇尋甸州人

鄔崇江寧府志作上元人江寧縣志南疆逸史均作龍江衛人

知南寧

縣

鄔崇江寧府志作雲南曲靖府南寧縣

清廉多惠政嘗語人曰縣治磽确

曾以公事夜歸民間無男子者雖婦人亦必束葦為炬以照輿從如此敬重有司欲不盡心民事得乎後獻賊破城盡節而死



皇明四朝成仁錄卷六

屈大均原著

葉恭綽校訂

歸德死節臣傳

歸德死節臣曰凌駟

凌駟

明季北略卷八  
云原名雲翔

字龍翰歙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十七

年正月大學士李建泰奉命督師題授駟兵部職方司主

事贊畫軍前建泰至保定兵潰

鄒案南疆逸  
史作降賊

駟募兵獨與

賊戰身負重傷數十處奪圍南歸思宗立改授監察御史

巡按山東聯絡河南駟行至歸德會總兵許定國叛導敵

過河數使人招駟駟拒之

鄒案拒南疆  
逸史作殺

歸德垂陷駟致書

敵帥曰駟世受國恩當此天崩地裂之時分應一死所以  
隱忍至今者實有望於貴國也今沿河一帶盡為貴國所  
有可以勿言倘江南半壁得執事主持力為貴國言之如  
晉魏六朝故事永為唇齒復修兩家和好則駟之願也如  
或不然恐今日揚子江頭之凌御史頭字原缺據鄔本補未必非昔  
日錢塘江上之伍相國也上字原缺據鄔本補敵帥不從遣人促降  
益急駟斬其使欲嬰城固守士民不從乃整衣冠南拜與  
從子潤生俱縊死年三十有四敵帥壯之厚為之殮題曰  
大明御史凌公樞事聞贈兵部侍郎潤生河南道御史或  
曰駟於弘光元年二月按沈丘城陷敵執之曰若昔何奔  
口今何抗命從容應曰我昔者急趨新主耳今奉命按臨

茲土城亡與亡請速加刃敵帥曰我間關為汝先帝報讐  
今新主不聞有尺寸相報何也駟曰吾皇上已遣使臣左  
侍郎陳都督齎持金幣犒汝且燕高皆我境土雖有大勞  
亦足相報汝今以復讐為名而以乘危為實侵我中土入  
我淮北貪殘無厭惟利是求其與闖獻二賊有以異乎前  
門拒虎後門進狼正今日之謂爾敵帥無以應酌金斗酒  
飲之駟固辭抵暮草遺疏並遺書豫王多多遂自縊

屈大均曰方是時山東河北皆為敵人所有矣使凌公持  
節而往亦必不辱君命蓋中朝欲委之於死地也顧凌公  
得一死地欣然赴之其致敬帥書欲使永修和好唇齒江  
南又何愚也嗟夫國家不幸當危急存亡之秋所望者二

三臣之愚者耳孔子曰愚之不可及其凌公之謂也哉

揚州死事傳

揚州死事曰史可法可法自奉命督師未嘗一日離揚州其身也與揚州為存亡故不曰督師死事而曰揚州死事傷督師之失其職不能率諸將奉行天討掃清京闕僅以拒守孤城為事也其事也與守土之臣同故以揚州知府任民育江都知縣周志畏附之

史可法字道鄰

明史本傳作字憲之

大興人

明史本傳作大興籍祥符人

崇禎元

年進士歷官戶部主事郎中安廬兵備僉事

明史本傳云八年遷右參

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改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

九年十二月流賊兩路犯

安慶可法孤軍禦之頗有戰功進淮陽督撫視漕十七年

三月京師陷上殉社稷四月十二日

二陳本

南京聞變府

部科道官集魏國公徐弘基家弘原作洪陳本作宏傳鈔者避清諱故也據明史徐

達傳改議立君討賊值路王福王周世孫俱在淮安可法是

時以南京兵部尚書督兵勤王至淮安總督鳳陽僉都御

史馬士英移書可法及南京署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等

請以倫序奉顯皇帝次子福忠王長子忠明史諸王傳作恭可法大

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

尚書高弘圖參事姜日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

郭維經太常寺卿何應瑞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南和

伯方一元和陳本作河安遠侯柳祚昌南京司禮太監韓贊周

等集議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之遂以福忠

王長子福王告廟五月朔奉王謁孝陵遂以親藩監國可

法士英弘圖入閣辦事十五日上即皇帝位士英以可法異己出可法督師江北可法請設淮海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總兵官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分轄之復請傑

駐兵揚州隸其標下為前鋒上皆許之可法既請分命四

鎮防河時有徵士劉城者城陳本作誠遺書可法曰五總兵皆

盜賊之餘非有恩義所聯結知慕節概思樹功名流聲稱

於後世者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則陳本作必主敵皆弱且欲

專制自為而互相兼并勝者大自封小挾上不勝者則復

潰溢散漫而為流賊今內無老臣宿將勁旅親兵足以彈

壓不肖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耳耳字原缺據陳

本補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者防河是猶使狼守門虎來

未必能拒

拒陳本  
作禦

而主人先已不得動搖手足矣苟行之

公必悔之可法得書果悔然無及矣五總兵者其一為寧南侯左良玉也前商丘知縣梁以樟亦上書可法曰公今宜以山東河北為江南藩蔽若無河北山東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保今當於山東設一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間天津等處於河南設一大鎮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略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材者為之而武臣為總鎮一切便宜行事於江南漕糧中為各鎮厚集兵餉以蘇息地方鋒鏑之殘黎於濟寧歸德為行在

寧陳本  
作南

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不忘中原之意

又曰四鎮宜使之分不宜使之合宜別而異之不宜比而

同之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而閣部大治兵以自強可法  
不能用是時清兵大入塞闖賊出禦之於一片石大敗走

二十日九王子墨勒根入京稱攝政王為檄傳播而為書

致可法可法以聞乃答以書曰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

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捧來章今捧來章明季南略卷七作

不啻從天而降諷讀再三讀陳本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

成南略為貴國憂可法且感且愧南略無可懼左右不察

謂南國臣民南國南略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讐故為殿

下一詳陳之故南略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

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變可法待罪

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信突來信南略地坼天崩川

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可法於市朝以為世世者戒

奚足慰先皇帝於天上哉南略作亦奚足慰爾時南中臣

民哀慟如喪考妣慟南略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

立翦兇讐而二三老臣臣南略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

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繫原作擊據陳本及南略改今上非他神

宗之孫光宗之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

人歸五月之朔之朔南略駕臨南都萬姓歡呼姓下南略

字聲聞數里群臣勸進退然不自勝退然南略謙讓再三

僅允監國臣民屢請大位始登告廟之日紫雲如蓋僅允

白下南略作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監國祝文

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

昇霄萬目咸覩咸觀南略作共瞻又大江湧出柙梓數萬

柙陳本作柙助修宮殿是豈非天命也哉命也南略作意越數日

陳本無遂命可法視師江北遂南略刻日西征忽傳我吳

大將軍南略作忽傳我借貴國之兵破走逆成殿下入都

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殿南略撫輯群黎且

免雜髮之令免南略示不忘本朝此舉動也南略作此震

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敬禮南略作無不長跪

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陳本作感恩謹於八月

薄具筐篚具南略遣使犒師請命鴻裁請上南略有連兵

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論南略引春秋

大義來相詰責善哉南略無推而言之南略作試此義為

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

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

位之說南略作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

出師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

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位位陳本及南略均作

祚懷愍亡國元帝嗣基元帝陳本及南略均作晉元徽欽蒙塵高宗繼

統高宗南略作宋高是皆於國讐未報之日報南略作翦亟正位號綱

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於玄宗幸蜀至於南略作甚

至太子即位靈武議者察之察南略作疵亦未嘗不許以行權

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

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夙膺封號貴國下南略有昔在先朝四字載

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

載在盟府下南略作後以小人構

誅傳此殿下

茲痛心本朝之難

茲南略

而驅除亂逆

無而

字

可謂大義復著春秋

復著於春秋矣

昔契丹和宋歲

輸金繒

歲上南略

回紇助唐不利土地

南略作原不

沉貴

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手足膺

難視同秦越

南略作若夫手足

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

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歟先皇帝軫念

潢池

南略作往者先

不忍盡戮勦撫並用

並南略

貽誤至

今今上天縱聖明

聖明南略

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

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戈

擊楫南略

忠義民兵願為

國死竊以為闖賊之滅

陳本作竊以謂闖賊之誅

當不越

於此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伏天誅

今下

有逆

捲土西秦

陳本作竄據西秦南略作謀知捲土西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本

朝不共戴天之恨

恨陳本作仇

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

憂陳本作憾又

亦上南略

伏惟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

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千秋

作則貴國義

本朝固惟力是視

國南略作圖報

從此兩國世通盟

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

時下陳本有也字又南略作不亦休乎

若夫

牛耳之盟

若夫南略作至於

則本朝使臣久已載道

載南略作在

不日

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可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

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皇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之

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可法處今日鞠躬致

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

南略作克盡臣節而已

八月以翼戴恩加少

保已又以南臨恩加少傅十一月疏請行討賊之詔嚴責

四鎮直抵秦關言數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

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譬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

之約不達於北庭一似君父之讐置之膜外者憶昔北變

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

見臣等言及先皇帝則泣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高

后則淚痕滿袖

袖陳木作面

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

忘前事

可陳本作頓

先皇帝以聖明慘罹賊禍千古未有之變

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千古未有之讐也庶

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

脰陳本作脛

得而甘心朝廷

顧可漢然耶

耶字原缺  
據陳本補

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

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

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國家

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

當誅實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韋

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後當宜慎重專待真正戰

功

專陳本  
作以

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勵十二月宿遷陷可

法率兵抵白洋河救之追斬四人乃徵高傑沿河築牆高

力備禦時有徐州逋賊程繼孔

繼陳本作紀明  
史高傑傳同此

斬木編筏

引清兵渡河傑誘斬之收其眾傑加太子太傅可法太傅

清兵至夏鎮別從濟寧南下又從雒陽渡河攻海州圍邳

州可法與傑澤清等各告警急不應弘光元年正月十日

傑至睢州為許定國所害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深明史

可法傳為提督上從之詔加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

本鎮赴歸德未幾左良玉舉兵東下上調得功良佐孔昭

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禦之江上澤清亦託勤王率兵大

掠而南揚泗徐邳勢且岌岌可法連疏告警上曰上游急

則赴上游敵急則赴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

君側之奸耳敵至則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蒙蔽至此

意陳本及南略均作以數移書士英請選將增兵士英惟以左兵為

慮不應請還朝處分太子太子陳本作以息群囂又劾諸

鎮擁兵糜餉李成棟懼南奔俱不應四月十八日八陳本作

六揚州被圍可法禦之薄有新獲啗血為書請授不應不

陳本有亦字開門出戰本深遠率眾迎降遠下陳本越七日城

陷被屠降者押住者從可法出城且戰且走渡河馬蹶可

法溺死押住奔救弗及痛哭被執死之或曰可法臨危有

遺疏又有上其母書曰可法不忠不孝今死矣老母毋以

為念拔刀自刎總兵劉某參將許某奪其刀負血出東門

遇敵大呼曰可法在此遂赴水死明史本傳揚州知府任

民育江都知縣周志畏縣丞王志端端原作瑞據陳本及

並死之可法愛將汪思誠總兵乙邦才俱戰死民育字時

澤濟寧人舉人明史本傳云城陷朝服坐堂上置印其前

以鐵槓自貫兩掌於案以示不去騎入大罵以死志畏字

抑畏又字雪松鄞人祖天覺鄞州知州志畏崇禎十六年  
進士謁選南京得江都知縣當是時悍帥分部四鎮國家  
莫能制所至奴僕官吏蹂躪百姓蹂躪陳本  
作魚肉稍不當意橫

刀怒視揚州一鎮尤蒙酷惡吏民苦之帥高傑旋死兵無  
所統益橫暴志畏適下車取害民者置於法兵大譟謀劫  
志畏廷論多志畏直恐不免議調歙縣可法知其才欲倚  
為佐聞調慰留之曰敵且至城孤立無救度不能守民旦  
夕死所以不即死者恃我與子在耳子即去其如民何志  
畏為不忍去為陳本  
作乃城中餉匱往高郵區畫得糧數千斛  
入城為堅守計敵至可法守西門志畏守小東門躬率士  
卒被甲胄嚴刁斗宿樓櫓上夜不交睫外攻益急有紹志

畏降者

紹陳本  
作招

索縣印志畏罵之曰城破我當抱印而死

印不可得西門陷被執不屈擁至南郭福緣菴遂及於水

中

及陳本  
作投

志畏平時常以小鏡置懷

懷下陳本  
有中字

用以為鑑

至是死數日無知之者一僕行覓志畏見死屍水上識其

衣啟視有小鏡乃殮焉子斯仁甫八歲聞之痛哭不止歿

於江都尼菴志端字研方孝豐人貢生邦才字奇山青州

人崇禎間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會總兵

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乘勝舍其大軍單騎逐賊陷淖中

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

之相持會天欲暮止餘二矢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

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馳擊

賊散走得功乃自拔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  
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  
是得功德之甚以語主者大奇之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  
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圍六安急總  
督馬士英帥軍往救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  
曰孰為乙邦才張衡者兩人庭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  
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應曰諾  
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肩一轟  
夜趨賊營未至十里令騎士篝火以待將旦吹角樹轟突  
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  
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

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為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既

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以來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

數被寇邦才常在行間大小百

原注云一作十

餘戰破圍陷陣所

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以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

之不平邦才曰此我眾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

不自言也思宗立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

駐揚州未幾虜兵至邦才力戰死之張伯鯨字濟伯江都

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里居被執身被數

創自劉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有何攀龍者字雲甲江都

諸生揚州被圍以計策叩可法軍門獻之可法奇其言留

為贊畫置帳下城陷攀龍亟返家廟易儒巾襖衫拜辭先

人南向陪京慟哭曰不復見吾父母矣卷戰死之時年二十有一先是攀龍父兼俊以揚州當寇賊之衝朝廷將委之以為鴻溝勢且不支遂先亂盡宣渡江止於金壇每食三嘆以不能與揚州同存亡為憾攀龍能承父志以死殉城可謂孝也已矣有楊默者字文適江都學生員揚州陷謂妻蕭氏曰事已至此吾讀聖人書當守義死若自為計乃冠儒巾服襴衫皂絛鞞既肅遂墜井死蕭氏謂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敬諾亦墜井死蕭氏乃結纆於梁立視長女就縊既絕復抱幼兒魏乳之既乳置兒於地整衣拜老媪曰韓氏一綫惟此而已善撫之俾韓有後汝賜也必冥祐汝乃自縊頃之兵入老媪董氏者抱

幼兒逃晝伏死屍下夾屍卧匿兒於懷祝曰韓氏有後汝  
勿啼兒果不啼夜則行至江灘馬家莊傭工拾麥穗以啖  
兒得不死越一年居人有浚井者出默屍面目如生衣冠  
整潔惟左手損一小指左足脫一鞞而已家人伏屍哭有  
頃左鼻忽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殮以葬焉默生年善法書  
鍾王而下盡得其精微尤工臨摹人得片紙以為寶督師  
史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默名聲絕出  
可法延致軍門文武咸集默攝衣冠而入可法以賓禮見  
默援筆點畫盡二王眾皆異焉可法欲官之辭去默為人  
儀觀甚偉和善樂易善飲酒無夕不醉醉則愉愉如也及  
臨難乃剛決果敢聞者以為不可測云默死時有高孝纘

者江都學生員衣青襟至縣學自縊孔子坐旁王士琇者揚州學生員書大行皇帝黃紙牌供堂上偕其弟某衣青襟對縊死



二鎮死事傳

弘光之初分命四鎮防河其後二鎮死事曰高傑曰黃  
得功故曰二鎮死事

高傑字英吾青澗人

明史本傳及明季南  
略卷三均作米脂人

少從李自成為

盜號翻山鶴崇禎十五年

明史本傳作  
八年八月

挾自成小妻邢氏

自拔來歸陝西巡按御史金毓峒受其降使隸督師孫傳

庭麾下自成招之傑兩斬其使十六年八月從傳庭出關

至南陽值自成羅汝才西向傑與魯勝為前鋒擊之於塚

頭大敗之斬獲萬計追奔六十餘里題授前鋒總兵官九

月從傳庭出攻寶豐將降丁居中軍賊自成來援傑與白

廣思盧光祖分兵鏖戰却之次日復來又敗之寶豐既克

師次於邠傑先登陷陣擒賊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  
自成幾被擒自成乃於邠縣橫築夾牆自保會靈雨七日  
餽車不至士馬飢凍賊出銳兵衝突我師遂潰廣恩引所  
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牆紅一白一黑一各七千  
二百人望之如雲錦之字原缺據陳本補官軍股栗再戰復敗陷泥  
淖死者萬數賊追至孟津官軍死亡復五六萬人自成遂  
趨潼關傳庭揮涕謂傑曰三邊精銳盡於是矣朝廷日夜  
催戰慮我養寇以自圖存陳本作慮吾偷安養寇我倉卒出師拊循  
訓練之不暇且皇天不祐靈雨經旬芻糧乏絕馬瘠士飢  
為賊所乘以至於敗雖繇廟算之疏亦天之亡我也吾死  
矣汝勉為吾殺賊以瞑吾目焉傳庭既沒傑奔西安取其

家從延安東遯將收兵為防河計會賊遽渡河傑以眾寡不敵又走河北巡按御史蘇京拒傑傑上疏言賊今者以數十萬謀犯京師陳本無謀字非合天下全力未易撲討計陳本作

滅請急調遼薊之兵以扼真定調宣大陽和柳溝之兵以

扼居庸紫荆復調武昌左良玉之兵出荆襄入商維以牽

制賊後則賊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下上善其策十七年二

月二陳本作三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勦賊上命傑馳赴建泰軍

未至建泰軍潰傑南走泗州京師既陷傑與南都文武擁

戴福王即位大學士史可法自請督師江北設立淮揚徐

泗鳳壽滁和四鎮以傑轄徐泗駐軍泗水而徐泗宿亳豐

碭等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以總兵官劉澤清轄

淮海駐軍淮北而海邳沛曹等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  
一帶以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軍臨淮而壽穎六安等  
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以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  
軍廬州而廬巢無為等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請  
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晉得功為侯號曰  
四鎮每鎮額兵三萬以圖恢復可法尋以傑忠勇可與共  
事又請以傑分鎮揚州隸其標下為前鋒上皆許之傑上  
疏言目今東南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能言之然敵  
設或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歸陳本則鳳泗可  
虞然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  
海道江南門戶豈止瓜儀浦采而已乎伏惟皇上明斷省

議論以免中制假便宜以責實效上善之傑於是遣總兵

李朝雲赴泗州參將蔣應雄蔣陳本作薛南略卷七同此許占魁郭茂

榮李玉赴徐州防守而已躬往堵河為諸鎮先上遂命傑

西征十一月師至徐州逋賊程繼孔方為俘筏導敵偽投

傑降投陳本作報無降字傑訪知斬其使事聞加太子太傅賞銀幣

廢一子指揮千戶明史本傳作加太子少傅唐起龍起陳本傳

汝為敵江南招撫招傑傑不應而致書於敵肅王請合兵

入秦以殲逆闖報書勸之擇主傑怒抵書於地乃沿河築

牆為守禦計請以重兵急駐歸德東西兼顧且聯絡睢州

援勦總兵許定國糾合荅勇以定中原許之弘光元年正

月傑抵睢州時定國陰已降敵質妻子還睢立功自効功自

皇明四朝成仁錄 卷六 二〇六 廣東叢書

二字原缺  
據陳本補

迎謁傑甚恭夜置酒傑醉而卧伏起殺傑帳下

健兒大擾擊殺數十百人潰還揚州當是時敵駸駸南下

朝廷無一旅之師北討獨傑以孤軍慷慨直前敵既招之

不下畏其鋒銳未敢踰河尺寸陳名夏數數長跪馬前請

渡敵皆不聽傑死而江南遂無長城故敵以定國為下江

南第一功云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訴於朝兵部侍郎袁繼

咸兵部侍郎南略卷  
七作九江總督

與左良玉上疏訟傑冤

冤字原缺  
據陳本補詔

贈傑太子太保許以其子襲爵再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從

優議應得祭葬疏未上而定國導敵薄都城矣傑起群盜

中中字原缺  
據陳本補

兵最强然紀律不肅初至揚揚人閉門不納

欲寄孥江南水師總兵鄭鴻逵拒之乃攻入揚州殺掠過

當當陳本揚人怨之入骨傑又嘗疏救劉宗周鄭三俊欲

依附正人以為重以故中朝群小中朝陳本亦甚嫉之甚

本作傑死人多不惜揚人與中都士揚上陳本有不惡定

國而惡傑也嗚呼

黃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驍勇嗜殺好飲酒每醉揮雙刀

如飛殺至數十人兩手血漬則膽氣彌壯人莫能當軍中

稱曰黃闖子本王姓當神宗時同衛黃惟正以軍功官至

招練總兵得功父事之因冒其姓得功嘗裸身逐蒙古數

十騎以驍勇稱崇禎元年授把總從援薊州以少卒戰大

沙河再遇皆捷上首功三十有一屬督師袁崇煥被逮遼

師驚潰惟正奉命馳入撫寧堅守得功率死士搏戰索羅

嶺斬敵過當追奔至雙望連勝復灤州永平益追北又勝

於馬頭山以功最陞游擊轉參將八年陞驃騎營副將再

援畿輔戰良鄉涿州之野功最晉都督尋召入掌禁旅十

年寇犯鳳陽得功自請帥師盪賊於鄭州斬獲多逐靡新

鄭陳本作多斬獲再逐於新鄭大敗之解羅山圍十一年京師警急得

功提步卒勤王大戰吳橋以功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八月

與總兵孫應元副將周過吉太監劉元斌殲賊於浙川賊

許可變變陳本作變胡可受以其眾降十五年九月擊張獻忠

於潛山斬首六十餘救難民男婦數萬單騎逐獻忠馬蹶

獻忠逸去走蘄水自此不敢向淮南其冬移師穎州而廬

鳳揚悉定十六年總兵劉超據永城以叛得功受命討破

之生致超闕下封靖南伯

明史本傳封靖南伯在十七年

加太傅十七年

三月京師陷與鳳陽總督馬士英迎立福王進侯太師柱

國首輔史可法請設四鎮得功應駐廬州乃薄廬州以高

傑降賊而得殷富之揚心甚不平提兵與傑戰不勝上使

太僕寺卿萬元吉往解之元吉貽得功書期以共獎王室

勿替忠貞得功復書自言無他志欲聯絡諸鎮鼓勇殺賊

耳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傑始罷兵於是上改四鎮於淮

徐揚滁鳳泗廬州以得功及傑澤清良佐分轄之傑駐揚

得功駐廬如故左良玉仍鎮武昌弘光元年正月傑至睢

州遇害上震悼輟朝乃加傑部將李本深太子少保左都

督使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

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雙溝右協總兵胡  
茂貞左協總兵郭虎赴泗州命得功良佐合營移鎮近地  
調湖廣總兵方國安駐江浦二月叛將許定國導敵入儀  
封本深劉洪起等馳斬定國先鋒劉道行敵潰入考城三  
月又入贛榆清河上移得功良佐並駐廬州蓋倚之如左  
右手云四月良玉舉兵陷九江挾總督袁繼咸南下疏稱  
逆輔馬士英蔑制無君朋害皇嗣朋陳本  
作明謹聲罪討以妥  
先帝神靈以抒天下公憤中或指斥乘輿語頗悖戾士英  
大懼乃調黔兵入備禁衛遣得功及誠意侯劉孔昭兵部  
侍郎阮大鍼朱大典總兵方國安分統諸軍出禦得功屯  
板子磯築城扼險遣總兵黃蜚鄭彩等前擊互有勝負得

功乃設伏蘆葦中先鋒迎戰大破之殲殺萬人良玉遜還

上以得功功大晉靖國公而調良佐駐上新河命總兵鄭

鴻逵徐大受禦敵江上五月八日敵編筏張燈從瓜洲渡

而遣輕騎別從老鶴河潛渡旦日盡抵南岸鴻逵以戰艦

千餘走入海大受所部萬計不敢拒別將劉忠率三百騎

繇落塘舖遜去

落塘舖陳本  
作洛塘浦

士英使人覘之則突騎填京

口矣初十日上召士英入議士英密請車駕出狩夜半上

率內監數十人開聚寶門西幸至太平境得功與大鉞大

典朝於行宮得功見扈從無人謂上社稷宗廟至重大不

宜輕棄上亦自悔因酌三爵飲得功曰敬仗將軍威力得

功瀝解於地曰所不盡犬馬以報陛下者有如此酒因大

哭將士盡哭將奉車駕駐太平郡人不納得功以告上曰  
逆民惟將軍所命於是攻之殺民人數百十七日扶上登  
舟幸蕪湖會黃蜚鄭彩方國安杜弘域卜從善五鎮將士  
皆至上因拜大鉞大典為左右相五鎮皆封伯爵方議扈  
上回鑾復為守禦然無及矣二十四日敵聞諸鎮兵大集  
使新叛將劉良佐迎敵良佐以書招得功得功斬使裂書  
良佐怒潛師來襲敵以數千騎隨之得功援枹鼓士將士  
皆恒怯莫應乃怒騎獨出忽流矢中頰拔視之則其部將  
曰雄箭也仰天嘆曰事去矣奮前擊殺數十人及缺度不  
能免大呼謂從騎曰而等努力遂啣鬚自刎部將馬得功  
卜從善曰雄等盡降良佐率之大索時蕪采水師總兵黃

斌卿已遯上窘急乃潛幸翁之棋舟有蘇養性者

有字原缺據陳

本使人入舟扶上雄與得功共挽之上叱曰逆賊盍速弒

我良佐叩頭曰皇上不應棄臣臣今保皇上無憂也強上

乘騎從者一貴嬪一內官孫進遂幸敵營之棋痛哭投水

死是日敵薄都城澤清聞變自淮入海於是四鎮之兵遂

盡初上之建四鎮也以當三邊竭東南財力餉之冀其為

國殺賊耳得功乃與傑爭地以鬪上遣萬元吉往解之而

後已元吉嘗與人言興平奇男子萬人之敵靖南非其比

也傑死而後朝廷倉卒獨特得功得功血戰不撓一死自

明於是乎與傑比烈矣澤清既遯敵三招之始出越三年

以謀反正亦死計四鎮中亦惟良佐不義而已當徐泗既

陷上召廷臣計議士英請亟禦左兵姚思孝李之椿等請

亟備淮揚士英厲聲指諸臣奏曰此皆良玉死黨

皆陳本  
作必

為之游說臣已調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敵不可  
死於良玉至是而其言果驗矣嗚呼南都之變文臣殉節  
者七人武臣自得功而外惟翁之祺及彭述性李金祿三  
人已耳此其人皆死於敵乎抑死於士英乎良佐為士英  
心腹車駕在軍良佐以之予敵亦士英之為之也之祺仁  
和人崇禎十六年武進士以副將隸黃斌御標下五月九  
日斌御棄軍而逃上命之祺領其軍述性九江人金祿四  
川人皆隸誠意侯劉孔昭標下敵至孔昭走入海述性闔  
家投水死金祿先沉其妾乃自沉死

屈大均曰吾觀高興平其智足以知人其忠足以任國始於孫督師終於史相國皆能傾心以事之弗敢携貳何其賢也然邾之役孫督師使之與白廣恩分守東西屯闖賊大至廣恩不戰而潰致興平力孤無援以死孫督師於潼關睢之役許定國復背約負盟詐而殺之以自効於敵悲夫陳本作鳴呼何興平生命不辰上有同德之元臣中無同力之賢將以至軍潰身殲若此豈非國家之大不幸哉然靖國不死則亦為良佐所甘心矣嗟乎靖國之死蓋繇田雄為賊雄既叛得封二等侯賜之鐵券其辭有曰自古人臣未有禽其君以獻敵者有之今自雄始功莫大焉或有題其門者曰生禽一天子活殺兩諸侯蓋實錄云上既幸敵

營五月二十八日豫王命諸降臣見上擬行四拜禮有單  
者曰是絕吾君臣之分也因行常朝禮皆慰上曰清人有  
言必封皇上大國上曰封非我志但得為江南一庶人長  
侍孝陵足矣言畢嗚咽諸臣有垂涕者上復曰吾悔用馬  
士英之言急左而緩奴又悔不用史可法之言守堂奧而  
不守門戶也騎兵環衛以行盡屏左右嗚呼使當時早用  
靖南以禦長江亦安能遽至於此哉

南都死節諸臣傳

南都死節諸臣曰黃端伯曰高倬曰劉成治曰吳嘉胤

曰龔廷祥曰陳燠

燠徐本  
作鑣

曰陳伯俞曰陳于階曰吳可

箕曰王贊明曰董啟明曰黃金璽

黃端伯字元公

明季南略卷九  
作字元之

別號海岸江西新城人

南略作江

西南  
昌人

建德知縣九德之子崇禎元年舉進士任寧波府推

官三年分較南直尋以病請告補杭州

補上徐本  
有復字

憂去服

闕遂為僧事沙門雪嶠於廬山烈皇帝下省勸問久之得

解復束髮思宗立往朝南京授禮部儀制司主事

制原作  
注據明

史本傳及  
職官志改

弘光元年五月揚州既陷諸將奔秦州高傑部

曲大帥李本身為敵前導敵遂渡江至京口初十日上聞

警急召大學士馬士英入議士英書一避字於御案至夜  
上與內臣盧九德擁數百騎而出翌日諸臣始追駕有因  
之行遯者端伯弗往保國公朱國弼集在京群僚會議得  
二十餘人人懷異心

心徐本  
作志

意見歧迺迨至日中不決端

伯抗聲曰今日之事從駕為輕守國為重吾輩當圖其重  
國弼默然議未畢降表已行矣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  
之龍者先為迎啟三道一使揚州一使儀真一使京口十  
四日敵以十數騎突至孝陵衛戎兵拒之敵怒殲數百人  
遂營於天壇門旦日敵至城下門未啟遣騎呼曰旣迎天  
兵門何閉也一老人登陴答曰吾自五鼓詣此

吾原作爾  
據徐本改

俟城中百姓稍定卽出謁騎喝曰汝為誰老人自唱名曰

禮部尚書錢謙益也有頃之龍至遂啟城門匍伏道旁行  
五拜禮敵定國大將軍豫王多多大悅謙益率文武諸臣  
吉服班俟於正陽門多多入居大內端伯大書於門曰大  
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敵駭異遣騎邀之偃卧  
不起二十五日執見多多左右趣之跪端伯叱之南面跌

坐

此四字原缺據  
陳徐二本補

令書職名則書曰大明臣子黃端伯曰

爾以弘光為何如主曰天王聖明曰馬士英如何曰忠臣  
也敵眾大譁皆曰士英何得為忠臣曰士英不降而出以  
兵三千奉皇太后出居於浙扈從艱勞何謂不忠徧指左  
右降臣之龍謙益王鐸等曰此皆反面事譬不義不忠之  
太甚多多曰素聞先生耿介孤直今薦先生為弘文內院

如何弗應曰聞爾好佛今以善知識禮相待如何亦弗應

多多拔刃而起端伯伸頸曰頭在此多多釋刃刃原作刀據陳徐二

本改嘆曰南來硬漢僅見此人乃送江寧獄端伯在獄言笑

如平時謂人曰吾往歲註易疏往陳本疏成夢龜伏我胸

前初筮得明夷之象再筮得箕子之明夷心竊疑之今其

踐是夢乎乃作明夷以見志門生某入視生徐本勸之稍

貶端伯怒以硯投之曰君既不能以禮自處乃欲以非禮

處人耶取陳徐二本均作乎八月十二日多多遣騎問曰問下徐本有之字

先生降與不降總在今日端伯笑曰吾志也同騎出通濟

門至水草菴曰願畢命於此一卒左刃之引頸以受卒手

顛刀墜一卒右刃之亦如左端伯厲聲曰何不直刺吾心

卒如其言乃瞑墮而觀者數萬人皆持香哭拜時年六十  
有一魯監國贈太常寺卿諡忠節賜祭及葬廕一子

高倬號枝樓四川忠州所人天啓五年進士知德清縣調

金華行取擢河南道御史左遷歷大理寺寺副轉尚寶司

少卿遷太常寺崇禎十五年遷南京太僕寺卿擢提督操

江僉都御史明史本傳云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十七年五月思宗

卽位以翼戴功陞刑部侍郎明史本傳作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刑部尚

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案保國公朱國弼等合疏

糾刑官六失官徐本遂革學龍職以倬代之弘光元年五

月十六日六徐本南都陷倬仰天長嘆呼太祖高皇帝淚

流不止朗誦宋死節諸臣傳一過叱左右退仰藥死明史本傳

作投  
縲死

劉成治字如廣

明史本傳  
作字廣如

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知廬陵

縣十三年考察罷官起補累遷至戶部江西司郎中南都

陷五月十六日敵查搜戶工二部存餉擇廉幹司之眾推

成治成治憤然索筆書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遂自縊先

兩月

月徐本  
作日

有所善僧精易數為成治筮得大凶兆成治

曰事果不測願自靖以報先皇帝

自靖陳本  
作一死

因寄其孤於

洞庭

孤下陳本  
有子字

訣辭甚愴卒成其志

吳嘉胤字方最一字純如

純明史本  
傳作純

華亭人天啓四年舉

人

四陳徐二  
本均作二

思宗立官戶部主事揚州告急禮部尚書錢

謙益疏請督師江上嘉胤聞之急謁謙益請從事中格不

果敵從瓜步渡江嘉胤方奉使出潛反京城將死之為家

人所阻

家徐本  
作眾

六月二十四日髡令下嘉胤冠帶謁孝陵

既登雨花臺拜方正學先生像痛哭乃於宋楊忠襄墓松下自經以死遺書六事命致豫王多多一請善視故君一請勿伐孝陵樹木一請擇江南僻地封太祖裔以備大明賓恪時年七十歲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弘光元年授中書舍人家素貧束修自好入朝謁客不能賃輿馬宦邸止一奴供役南京陷哭不絕聲搜篋得四金遣奴馳歸供母書片紙與母相訣五月二十三日敵王大索群臣之不朝者遂具冠帶至武定橋望拜孝陵自況有女靜照

照陳本

能詩

能陳本作工

為鵲紅集以悲其父吳中傳之

陳燠字胤業孟津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青浦知縣將赴

任會思宗登極

思宗徐本作弘光

朝於南京上初在潛邸識之改

中書舍人子伯俞中十五年舉人上出狩時燠欲追駕慮

不及遂死之伯俞抱父屍慟哭

慟徐本作痛

亦死孟津葛爾小

邑陳氏父子叔姪兄弟及王鐸父子兄弟皆以文章科第

顯上之避敵孟津也鐸父子兄弟及燠皆嘗在左右上登

極推舊恩以鐸為禮部尚書入閣辦事弟鏞子無黨各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恩亦厚矣敵至鐸與子弟等復膺高爵

李明睿曰敵未南下時鐸先有降書在新廷矣

陳于階字瞻一上海人博學多藝督師史可法疏薦之繇

儒士為欽天監五官挈壺五月十一日思宗出狩思宗徐

光于階毅然曰主辱臣死豈獨為公卿大臣言哉言原作

本改往天主堂禮拜主原作王至夜自縊死嗚呼五官挈壺詔據徐

之官微矣古人有言不知人事焉知天道于階知天道乃

知人事乎

吳可箕字豹生上元人肄業國子監五月十八日置酒召

親人為別召陳本眾莫測其意已乃以三金市殮具家人

詰之可箕曰此乾坤何時尚偷視息人間耶又製白衣題

詩於襟有一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之語袖中有家書言

忠孝不能兩全遂登雞鳴山南略卷九云雞闔廟扉縊死

王贊明字召文召原作台據邳州人國子監生天啓時逆

璫魏忠賢亂政赴闕上書通政司不以聞崇禎十七年三

月國變總兵劉澤清自臨清奔潰而南至邳州與巡撫御

史王燮置酒高會贊明衰經而前抗聲曰國破君亡

君徐本作

家

君等乃置酒高會取燮怒繫之獄澤清解之得去南京

既陷贊明日吾家中之粟皆本朝物盡此則虜粟矣

陳本作粟

盡身與俱盡矣

九月粟將盡乃開葬域於相山

域陳本作穴

集親友曰

吾不死於家而死相山相山當往來之衝使後之過而見者有動心焉天下事未可知也遂自經同時有孝陵衛董啓明者聞變自縊於樹妻王氏與子女俱死

黃金璽字士彩江寧人性豪任俠

陳本作性豪爽任俠徐本作性豪俠

敵至

糾合八鋪子弟

鋪陳本作浦

為守禦計鄰貴撓之曰舉朝有成

議矣若自取禍何益金璽憤甚叩膺大呼號焚書數紙祝  
告天地題其門曰大明武舉黃金璽武舉明史高倬傳作布衣一死以  
愧為人臣懷二心者扼吭而死

屈大均曰甲申之變北都殉難者二十七人以吳橋范公  
為首乙酉之變南都殉難者十有二人以新城黃公為首  
自劉成治至黃金璽凡十人或以曹郎或以中祕或以挈  
壺或以陵衛微軍或以國學生或以武舉皆非柄國謀軍  
荷鼎鉉棟柱之任者也柱陳本作樑然皆大節皎然慷慨以死

嗟夫國家無事則公卿大臣顯其尊榮不幸有變則小臣  
儒生奮其義烈蓋自古而然哉黃公之死視諸公尤烈諸公

陳徐二本均作諸臣

皇朝書目

廣德死事傳

廣德死事曰趙景和

趙景和字萬育一字凌胥錢塘人聞喜知縣繼陞之子天

啓七年舉於鄉七陳本教諭嘉興崇禎十七年授瀘州知

州未赴思宗立調廣德州弘光元年五月南京陷奸輔馬

士英倉卒欲走浙江帷其母車中詐稱太后所過焚掠無

遺士卒著紅綺婦人衣臂釧髻髮重簪望之若優伶軍道

過廣德陳本無士英檄知州備法駕迎皇太后且獻藏金

萬緡犒軍景和裂其檄下教示母納賊臣下教示陳士英

命其子某攻城四面縱火城陷景和還坐廳事士英至詈

之士英曰爾小臣敢抗命耶曰汝為國元臣棄君不顧敢

借太后名誰不知為若母也者吾恨不能殲賊臣以謝天下士英顧甲卒兵之景和罵不絕口以死妾秦氏聞而哭之曰公為國死我當從公而死賊兵粹至

陳本無兵字

從樓上

躍入井以死

屈大均曰論者謂趙公景和之死死於士英非死於敵也夫士英國之賊也其與常山之罵賊相去幾何外有強敵則死之內有賊臣則死之有殺身之實而無死節之名夫亦何所憾哉初魯王監國於紹興士英率所部至浙猶稱皇太后制大學士張公國維首參士英數其十大罪請國王斬之以徇

國陳本作魯

士英懼不敢入朝而禮部侍郎王公

思任貽以書曰閣下當國破眾疑之際擁立新君輒驕氣

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  
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  
無策強敵來則先期以遁致乘輿播遷

致下陳本  
有令字

社稷丘

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為閣下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

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  
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河  
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  
來奔吾越夫吾越乃報讐雪恥之國

夫吾越三字原  
缺據陳本補

非藏

垢納污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

書一出觸閣下怒禍且不測職願引領以待鉏耨書傳於

世

書上陳本  
有其字

人多快之嗣有參士英疏

嚴陳本  
作時

復移檄暴

其罪狀士英既遁旋降敵被殺嗟夫趙公之死於士英與  
士英之死於敵榮辱之分相去一何懸絕也哉

相上陳本  
有其字

嘗州死節臣傳

嘗州死節臣曰管紹寧

管紹寧字泰階武進籍丹徒縣人崇禎元年廷試第三人授編修歷陞南司業左諭德掌南翰林院陞少詹未赴十七年三月國變思宗即位擢禮部右侍郎同禮部尚書顧錫疇議大禮請復建文景泰二廟號及予遜國諸臣贈諡一時稱中興盛典敵兵渡淮紹寧時返嘗州有揚州進士某者先降敵改名某某敵以為嘗州知府詐傳檄文舉義召闔郡紳衿會議至期不至者以降敵論紹寧信之是日伏兵堂側中集雜髮者數十人縛諸紳衿頃刻盡薙其髮紹寧大罵不屈被害於署門之外事聞魯監國特贈禮部

尚書諡文忠予廢及葬祭

屈大均曰予嘗見顧公錫疇有請復建文君年號追上皇

帝皇后諡號景皇帝景皇后諡號又有追諡靖難忠臣方

孝孺等疏

諡陳本作贈

皆蒙如擬其擬兩朝諡號有曰謹按洪

武三十二年乃建文改元之歲至洪武三十五年

年下陳本有止

字凡四年皆屬建文年號乞皇上敕下史臣改正洪武三

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仍為建文實錄其編年紀月悉改正

如初庶為萬世淳史至追上諡號臣恭擬建文君尊諡曰

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

陳本作嗣天章

道誠口懿淵勤文揚武克純篤恭讓皇帝

廟號惠宗恭擬建文后尊諡曰孝懿

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恭擬景皇帝尊諡於原

諡恭仁康定四字上下增崇十二字曰符天建道恭仁康

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恭擬景皇后尊

諡於原諡貞惠安和四字上下增崇八字曰孝淵肅懿貞

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陳本作口孝淵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又按建

文元年二月追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

妣懿文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為太

后伏乞勅下史館並即追復舊號

並陳本作立

使普天率土咸

知皇上於一月之間悉舉盛事使本朝三百年來一無缺

典此乃中興一大機括而亦二祖烈宗在天之靈實式憑

之者崇禎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奉旨如擬此典禮奏疏藏

於家與管公所同定者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江陰起義諸臣傳

江陰起義諸臣曰閻應元曰戚勳曰呂九韶呂陳木作吳明史侯

峒曾傳曰任源邃

閻應元明史本傳云字麗亨順天通州人江陰典史明史本傳云崇禎中為江陰典史弘

光元年五月南京陷守備陳瑞之黃瑞生陳天璧破產十

萬與二徽商某某明史本傳及明季南略卷九均作徽商邵康公程璧奉益陽王起

義江陰以舊巡撫田仰署縣事舊陳本作前應元召募兵數千

晝夜拒戰而戚勳破貲數萬以給官軍敵使許定國攻之

屢敗已而城中三四日烟火不舉諸門大開敵以為邏也

麾兵入城遇伏死者千人又縱草人而下敵叢射之得髑

箭數千其後復縱下草人敵以為詐弗射遂下劫營敵驚

擾相殺久之糧盡城中人悉走入海向夜以燈籠徧懸海

岸上大書大明忠義營五字敵見燈籠往擊之不見一人

悉持燈籠而返忽驚疑相殺至曉乃已敵總兵三人及定

國死焉凡攻圍三月乃陷三陳本作六明敵盡屠之應元

不屈死勛率其妾六人登樓大書於壁云大明武英殿中

書舍人江陰戚勛字羽明死於此南略作字伯平縱火自

焚武進諸生呂九韶亦自刎時八月二十一日也陳本無

自江南義兵之起率兒戲不能久久下陳本惟江陰城守

八旬殺敵數千時有榜於城門者曰三個月戴髮守城存

明朝十七代人物八萬眾同心出陣眾陳本戰江陰四百

里山河山河陳本作江山南略引江陰野史云八十日戴

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

大明三百  
里江山  
嗟乎江陰亦榮矣哉先是有任源遠者先是陳本作時

宜興之鄙人也與應元同守江陰與上陳本有城陷逃大

湖逃下陳本已而往來群山中審其將卒皆無成久之不

能忍復出就呂氏於青山柵戰方酣而呂潛遜源遠被執

敵令之跪瞋目曰若獨非吾明臣子乎吾陳本吾恨不能

殺汝何跪哉或曰以子之年甚少盍少待源遠曰而惟其

待乃不能死也予何待竟死

屈大均曰論者謂吾明養士三百年或得其報陳本作貴

或否或下陳本豈在貴賤哉嗟夫天下之至貴者仁至賤

者不仁應元微員源遠布衣其所以自為貴者可謂至矣

是豈二祖列宗之所養固有偏厚乎哉

顧杲字子方無錫人端文公憲成之姪孫為太學生豪俠尚氣以名節自任阮大鍼廢居金陵思結納後進以延譽製新聲蓄名謳日置酒高會士雅遊者多歸之杲曰奄兒包藏禍心思死灰之復燃也不撲將燎原矣乃草檄名留都防亂引諸名士以擠之杲為其首大鍼恨之入骨弘光朝有號忠揭上當事乙酉夏北兵入常州邑人王玉汝獻降冊杲起兵以應江上過之沙山沙山人方練鄉兵保鄉里杲見玉汝大怒命執之玉汝大呼曰此賊兵也沙山人不識杲群起攻之乃過害後審知為杲大悔立祠祀之

吳江起義傳

吳江起義曰吳易曰徐爾毅

爾陳本  
作有

曰楊廷樞曰侯承

祖曰沈自炳曰倪曼倩曰呂宣忠曰夏完淳

吳易字日生別號惕齋吳江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思宗立

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留都變後江南起義諸軍以易軍為

大既復吳江駐兵太湖有樓船數百餘艘魯國主加授總

督

明史本傳作  
授兵部侍郎

易與總兵黃蜚合軍聲勢張甚一時江湖

義旅皆稟號令尋封長興伯敵從平望一帶掩襲之易督

兵力戰屢勝敵蘇州戒嚴易約總兵黃斌卿自海上至督

師熊汝霖自江上至而躬率大軍於蘇崙間接應以復留

都事未集會紹興陷執遂孤敵益兵疾攻易敗走至武塘

陂被執為絕命辭七章死之閭門殉焉

徐爾毅字似之嘉興諸生吏部尚書徐石麒之兄子也

兄陳

本作從易起兵官職方主事往來嘉湖二郡轉輸糧餉被

執不屈死有詩云太湖遙望水汪洋樓櫓帆檣舊戰場

陳帆

本作聞說楊生能殉義願為後死姓名香

楊生名廷樞字維斗吳縣人性沉毅有大節為諸生時值

璫禍方熾吏部主事周順昌被逮廷樞率諸生朱隗等

隗陳

本作奪取順昌擊殺官旗數人被黜威宗卽位始復學拔

入貢舉崇禎三年鄉試第一累赴公車不第退修經史研

究先儒理奧國再變從易起兵戰敗被執死之

侯承祖字懷玉金山衛參將也易起兵承祖與其子世祿

率衛戍二千人力守金山衛以應敵遺書幣招之承祖斬使焚書三戰皆捷已而中四十矢被執敵欲降之承祖以刀指腹曰腹陳本作罵我為官二十九年今日之事固分內事也大笑而死二千人俱覆沒焉

沈自炳字君晦吳江諸生諸生陳木作人山東口口副使沈琬之

子思宗朝官中書舍人蘇州陷走說三泖富人藉其資舉兵倉卒遇敵格鬪死

倪曼倩者嘉善人從易起兵被執遇害遇上陳本有亦字

呂宣忠字亮工崇德人生而英敏好用劍究心奇門遁甲吳江沈自炳見而異之弘光初閩部史可法開闔揚州辟宣忠父順良為贊畫推官自炳遇之幕府謂可法曰是碌

碌者奚能為乃兒可耳可法問其狀亟召之未至南都陷  
宣忠走謁魯監國於紹興監國與語悅之授前軍都督同  
知掛平虜將軍印使從吳易黃蜚起兵既戰敗走匿洞庭  
山中土人執之以獻慷慨罵敵敵挫其膝至碎不跪在獄  
整襟危坐意氣怡然臨命過市大呼曰今日乃大明義士  
報國之日諸君何不來觀時年纔十有六

纔陳本作四

夏完淳字存古華亭人吏部郎中允彝之子也年十六從  
其師陳子龍起兵太湖遵父遺命盡以家財餉軍魯監國  
遙授編修子龍戰敗完淳走吳易軍為參謀易敗復與吳  
聖兆連謀反正

聖上文嘉定死義傳作勝

被執至留都叛臣洪承疇欲

寬釋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軍中耳歸順

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吾嘗聞洪亨九先生本朝人傑嵩

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

章陳本作濤

先皇帝震悼褒卹感動華

夷吾嘗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左右曰

上坐者卽洪經略也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

天下莫不聞知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群臣

嗚咽汝何等逆賊敢偽託其名以汙忠魄因躍起奮罵不

已承疇無以應惟色沮而已時完淳婦翁職方主事錢梅

同在訊氣稍不振完淳厲聲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

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敵血上啓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

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

亦奇偉大丈夫乎哉梅遂不屈與完淳同死完淳時年十

八先是國再變為大哀賦萬餘言淋漓愴痛世爭傳誦其  
序曰予始成童便膺多難揭竿報國束髮從軍佐威虜以  
于征從長興而再起朱雀戈船蕭蕭長往黃龍戰艦滔滔  
不歸兩鎮喪師孤城潰版三軍魚腹雲橫歇浦之帆一水  
狼煙風動秦房之火戎行星散幕府颺離離原注云先君  
絕命哭藥房於九淵慈母披緇隔祇林於百里羈孤薄命  
漂泊無家萬里風塵志存復楚三春壁壘計失依劉又曰  
何以南朝天子竟投大將之戈北部單于遂繫降王之組  
豈高廟之馨十七世而旁移孝陵之澤三百年而中斬乎  
賦文繁不錄別著有南冠草一卷

屈大均曰日生吳公具高才負雄略嘗為六公詠一曰靖

遠侯王忠毅公驥一曰威寧伯王襄敏公越一曰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一曰定襄侯郭忠武公登一曰少保戚公繼光一曰都督俞公大猷其詩有曰鬱鬱熊羆姿高視氣敵萬丈夫重勲名志豈在鐵券吾公一起兵遂以水犀軍雄長江湖間戰勝攻取功雖未成而已膺長興伯之封矣使得縱帆檣乘長風直抵石頭斷鐵鎖於長江反玉環於陵廟其光烈豈在六公之下哉一死以殉東南於是無半壁矣呂夏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建義誓死相從吳公以之不孤江南因之有氣何必老成一殤子勝於彭鍾多矣莊生云壽則多辱彼老彭商賢大夫也商之亡入周為柱下史牧野之變不能抗節而死以與於三仁享年八

百亦與蟬蟻何異哉記曰七十老而傳夫使人僅以老傳則必首彭鏗矣鏗堂殷季歲踰七百其生也當在孔甲帝臯之年有夏割正汨商九世不聞史臣載其一言一行周師之入以三姓之耆老而讓孤竹二子采薇之一日亦獨何哉

附錄

此下葉古還傳據陳木增入

葉古還

古還居吳江之同里鎮薙髮令下宗人葉天寥遁而為僧古還不以為然曰父母血氣之稟受國家文獻之留遺需在此種種者禿之如忠孝何於是矢誓不薙日惟以閉戶讀書為事後卒為邏者所獲縛而逼之毅然不顧作絕命

詞從容就義

此篇文字因模糊不清，无法准确识别。其内容可能涉及苏轼《东坡志林》中的某一篇目。右侧边缘可见部分文字，如“東坡志林”。

嵩江起義傳

嵩江起義曰夏允彝曰陳子龍曰李待問曰章簡曰夏發英曰張寬

夏允彝字彝仲號瑗公華亭人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與同郡陳子龍太倉張采張溥主社三吳兩浙文風因之一變崇禎十年成進士知福州長樂縣以廉明稱每至福州上官有疑案輒屬其識問允彝剖斷如流備得情隱以最擢吏部主事宰輔薦其才謂有經濟大略兼為清流所重烈皇帝為書名御屏將大用之未幾以憂歸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悉以家貲餉義軍助當事大夫討賊思宗立召考功司郎中未赴弘光元年六月敵官至嵩江下令招降允

彝為書與友人陳子龍勉以光復之任從容拜闕投井死  
魯監國贈左庶子諡文忠允彝之兄旭後涉吳聖兆之難  
自縊死

陳子龍字卧子一字軼符號大樽青浦人父所聞萬曆四  
十七年進士歷官屯田子龍崇禎十年進士出黃道周之  
門初任惠州府推官憂去補紹興以擊強豪保善類為務  
越人敬之若神十六年鄰境許都倡亂全浙震動子龍請  
於上臺使繕城募兵以為禦軍騎入東陽賊壘諭降擢南  
京吏部主事未任京師陷歸里弘光元年起兵科給事中  
子龍疏請廣忠益慎名器召憲臣劉宗周詞臣黃道周及  
薦用舉人祝淵監生涂仲吉弗納有詔選內員及宮女子

龍與科道臣李維樾朱國昌疏諫復不聽會阮大鍼等與黨人獄忌之遂謝病歸南都陷子龍起義嵩江魯監國授以總督敵至子龍率兵出西鄙迎擊敗走太湖永曆元年敵嵩江提督吳聖兆將謀反正與子龍等合約舟山肅虜侯營為內應兵未至而謀洩聖兆被殺子龍知事敗將糾合嘉興同志復起家僮毛泰被執盡泄其謀敵追子龍急子龍躍入寶帶橋下死妻張氏被執其妾毅然請代死其僕婦以幼子代子龍之幼子死

李待問字存吾華亭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思宗立授中書舍人奉使還里弘光元年閏六月嵩江義兵起執殺敵官待問與同邑沈猶龍章簡等分門守禦踰兩月城陷待問

於府學明倫堂自縊死

章簡字次弓華亭人絲天啓四年舉人知羅源縣罷歸被  
召未入會郡中舉義與待問率兵城守待問守西門簡守  
東門城陷死之

夏發英字寶沐嘉興諸生陳子龍與吳易起兵嘗遣發英  
往紹興條陳策應機密魯監國錄其勤勞授行人及吳聖  
兆與子龍等謀反正令往舟山見肅虜侯黃斌卿約同舉  
事發英方報命聖兆兵起颶風大作海師不能至聖兆遽  
為中軍詹甲所殺其參謀長洲戴武功武陳本  
作生平湖陸瞻

伯伯陳本  
作伯並死之子龍復欲遣發英至嘉興約同志圖再

舉敵迫之急投水死發英亦為敵所得不屈死之

張寬字子服華亭諸生子龍之妻弟也聖兆謀反正寬亦  
與其事被執至南京不屈死於市或曰初南京陷考功員  
外夏允彝先抗節死子龍為哀書於允彝墓前焚之述已  
所以未死之意期不負允彝於地下於字原缺  
據陳本補已而事露  
敵有司訊之子龍曰何以訊為事皆有之但惜未能就耳  
不屈而死

屈大均曰陳公久要不忘非子路所稱今之成人者耶平  
生之言能踐之信乎友所以信乎君噫善矣哉